

六十余年江南农村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
不同时代里三代农民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

大道地

顾益康 廉声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大道地

顾益康 廉声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道地 / 顾益康, 廉声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7(2011.10 重印)

ISBN 978-7-5339-3221-3

I. ①大… II. ①顾…②廉… III. ①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9956 号

责任编辑 王晓乐

装帧设计 苍穹文化

责任校对 杨爱英 陈 玲

大道地

顾益康 廉声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504 千字

印张 30.75

插页 2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21-3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我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中之重的问題。今天,以代表中国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九十年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曾经落后贫弱的农业大国已经崛起为一个屹立于东方的世界经济大国。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九十年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党领导广大农民群众闹革命、做主人、搞建设、奔小康的历史,凸显了党始终与农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主线。尽管其间有过急于求成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曲折和失误,但最终还是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的科学发展路子。

历史是可鉴的镜子,文学是壮丽的史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围绕这一历史主线创作了众多农村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有反映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农民闹革命的《高玉宝》《红旗谱》《保卫延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吕梁英雄传》等小说,有反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暴风骤雨》《艳阳天》《三里湾》《创业史》等作品。在改革开放、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的新时期,人们也呼唤着有反映这一伟大时代农村大变革、农民大创造的文学作品的出版。

由我的同学顾益康和浙江作家廉声合作创作的长篇小说《大道地》,是一部反映从土地改革以来到农村改革发展六十年三农巨变的史诗性文学作品。顾益康是著名“三农”专家,廉声则是浙江土生土长的专业作家,他们两人各取所长、珠联璧合,将其从小所见所闻和亲历的浙江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历程作为素材,独具匠心地将江南农村的传统公共场

所——大道地作为展现农村变革发展的舞台背景,把发生在中国农村大地上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大事件、大变革有机地串联起来,并且将浙江农民率先创造的改革发展经验,诸如20世纪50年代的粮食超纲要、永嘉的包产到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社队企业、80年代的农民闯市场、乡镇企业异军崛起、个私营经济大发展以及新世纪的统筹城乡发展、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新农村新社区和美丽乡村建设等众多的创新实践嵌入到小说之中,并将其浓缩为几个小村镇、几户农民、几代人的奋发图强、创业创富的生动故事,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能够反映中国农村六十年发展历程和江南农村农民独特风貌的文学作品。

我通读了《大道地》这部小说之后,感觉到“三农”专家与专业作家联手创作反映现实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使得这一小说既有思想性又具可读性,能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这段复杂历史和变革的轨迹,准确地表达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农民谋幸福的宗旨,赞颂了一大批对“三农”有深厚感情的党的领导与基层干部,讴歌了执著地跟着党追求富裕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作者把对“三农”事业的热爱倾注在字里行间,对农民群体的崇敬之情跃然纸上,对中国“三农”的历史思考贯穿整篇小说,把新中国三代农民的思想行为特质生动地反映在故事情节中。

我希望广大读者阅读了《大道地》这部新的农村题材小说,能增进对我国三农发展历史和现实的了解,感悟党领导农民群众共创共富走向美好明天的内在规律和锦绣前程,更加关心关注农村改革发展的事业和亿万农民的命运。

期待两位作者创作出更多反映我们新时代农民伟大创造的新作品。

陈锡文
辛卯年夏

(作者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目 录

1	第一章
21	第二章
49	第三章
71	第四章
106	第五章
146	第六章
179	第七章
208	第八章
256	第九章
283	第十章
307	第十一章
333	第十二章
356	第十三章
392	第十四章
428	第十五章
448	第十六章
474	第十七章
484	后 记

第一章

1

1948年初夏。

即将西沉的太阳犹如一头发怒的公牛,光芒四射,把整座山脊映照得通红一片。从白仑镇远远望去,梁皇山仿佛处在冲天火海之中。白仑镇的人们从未看到过这一奇异景象,有人说天下要大变,要改朝换代了。几个白头发老太太跪在自家的门前,手捧香火,双眼紧闭,念念有词,巴望着福气降临白仑镇,降临到自家门前。

正在地里干活的年轻小伙邵良田也看到了这一奇异景色。他没多想。他只觉得肚子饿,饿得一阵阵头脑发晕。他只想,要是这会儿姆妈给我送只热乎乎的馒头或是一张刚烙好的麦饼该有多好啊。可他又想到,姆妈怎么可能会给我送吃的呢?她生病躺在床上有两个多月了,虽说吃了父亲拔来的草药,病却不见好。有人说请郎中给她看看病,或许还能好起来。姆妈在床上挣起身子说,不要,不要请郎中,我躺几天就会好起来的。做儿子的听了,难过极了,仿佛有一把利剑在胸口用力搅拌。

邵家穷,只有两亩薄田,还有临街两间小屋。年长日久,风吹雨淋,老屋已破旧不堪。白仑镇地处东南沿海,每到夏季就会刮几场大台风。这时节,良田就担心两间老屋会被台风像吹走草帽一样刮走。大风呼啸的整个晚上,两间临街的老屋就像处在滔天海浪中的小船,在风中飘摇。屋外大雨滂沱,屋里是细水淋漓,端出家里所有的大小碗盆接都接不过来。这样噩梦般的夜晚

自小就深深地留在良田的心里。

白仑镇仅数百户人家，几条或长或短的街巷，房屋大多连着挨着，邵家的住房左墙紧挨着地主潘仲富的大宅，右边贴着另一邻居的马头墙。这两间小屋就龟缩在潘仲富的高楼大宅和邻居的马头墙之间，显得非常矮小、寒酸破败。这极不相称的邻家偏偏还有一个共同的地界，是他们屋前那块十几丈见方的平坦场地。在江南农村，大村庄或小集镇，大家连户建屋，众人家门前通常会留有一块平坦的硬地，叫做“道地”。这道地，面积或大或小，农忙时用于晒稻谷晒麦子，闲常日子，各家便摆出桌椅，在那儿吃晚饭，纳凉闲坐。它是围居在周围一些农户的共有场地，也是本村镇农民闲时谈天说地的公共活动场所。

邵家的两亩薄地在溪边，全是沙石土，保水性不好，年景好时，勉强能打下几斗粮食，遇上干旱的年份，忙上大半年也是白费力。这年碰巧遇上年景好，冬天没起冻，开春雨水充沛，入夏后麦子长势很好，结穗的麦子颗粒饱满。待成熟收割回来后，良田去给陆百林家打短工，让父亲把麦子晒在门前的道地上。

地主潘仲富家有良田五百多亩，分布在附近几个村，大部分出租给佃农，自己留了百亩左右，雇长工耕种。收下来的麦子堆在大道地上，看起来有小山那么高。公众门前的这块道地，虽叫大道地，其实也不大，收成好了，光是潘家麦子就晒不下，何况别家的麦子也要晒。潘家的管家便说出怪话来了：哎呀，东家，你看，麦子收得多，愁得没地方晒了，只怕会焐出芽来呢！潘仲富听管家这么说，顿时恼了，破口大骂起来：谁家狗日的敢占着我家门前的道地，让老子的麦子长芽？白仑镇没王法了吗？

肥头大耳脸色红润的潘仲富身穿丝绸衣裤，站在自家高高的屋檐下，对着大道地，双手撑腰，像条疯狗一样大骂起来。旁人听得真真切切，这明明是在骂邵家等几户挨着他家居住的穷人家嘛！

在自家门前道地上用一张旧竹簟晒麦子的良田父亲，听着潘仲富不绝于耳的叫骂声，就像台风中的一棵小树，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轻声自语似的说：这道地一向是各家都能用的，怎么能说……

潘仲富没听清他说什么，更气恼了，说：你想说什么？姓邵的，你收了这么几斤麦子，也要摆到大道地上显摆，你凑什么热闹？是摆给我看吗？你难道没看见我家的麦子堆积如山，没地方晒，要发芽了吗？你这点麦子能算粮食吗，给我家的看门狗塞塞牙缝都不够，想跟我斗富吗？

良田父亲哆嗦着嘴巴想辩解几句，潘仲富不容他说，手一挥，手下几个帮工就挑着担子过来。他们把邵家的晒簟用力一掀，晒在簟上的麦子哗哗地全撒了，而后把潘家十几张大竹簟一字铺开，整个道地都占了，一直铺到邵家门前。

良田父亲看着潘家做这不讲理的事，颤抖着身子，气得说不出话。病在床上的良田母亲拖着身子出来，气愤地指着潘仲富，颤着声说：你，你为富不仁，强行霸道！潘仲富伸手猛地推她一把，骂道：病得快死的女人还要吵什么？老妇人被重重推倒，瘦弱无力的身子倒在散乱的麦堆上，便昏了过去。

在地主陆百林家做帮工割麦子的良田，听说家中父母被恶霸地主潘仲富欺负，放下手中镰刀，操起田塍上一根扁担，心急火燎地往家里赶。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手握扁担，面色通红，一边跑，一边恨恨地说：我一定要打死狗狼养的潘仲富，为父母出口恶气。潘仲富你这个恶霸，我要一扁担劈死你！

地主陆百林从自家屋里走出来。

他个子瘦小，小鼻子小脸，戴着一顶破草帽，拿着一把破了半边的芭蕉扇，这副模样十足是个叫花子，不像个家有数十亩田地的地主。他看见匆匆跑过的邵家身强力壮的儿子，大声喝住：良田，你不在我家麦田干活，跑回来做什么？你还要不要拿工钱？

良田站住了，用破汗衫擦了额头上的汗水，带着哭腔对陆百林说：我家门前晒粮食的道地，被不讲理的潘仲富占去了，我父母也被气昏了……我得回去看看我父母，我要，我要……

陆百林吃惊地伸长脖子问：你要干什么？你不会想杀人吧？良田挺直身子，猛地挥一下手中的扁担，大声说：对，我要劈死潘仲富这个大恶霸，就是拼了命也要把道地夺回来！陆百林把脖子缩回去，撇着嘴巴看着邵家儿子，说：好小子，你够胆大的，你敢劈死潘仲富，你不要命了吗？良田恨声说：我不怕，我要劈死他，我要抢回属于我们家的道地！

陆百林忽然露出一丝笑容，走到良田的身边，拍拍他结实的肩膀说，好小子，你倒是有志气。那好，你回家去看你父母吧，今天的工钱不会少你，还要多给你一升米，算是我对你父母一点安慰吧。良田看看陆百林，想不通为啥他今天这么大方。镇上谁都晓得他很气，从来是一毛不拔，一根咸菜要过三餐饭的。

陆百林又笑咪咪地说：对了，听说你母亲病得很重，那得请郎中看病呵！

你可不能做不孝之子呵。要用钱的话跟我说一声。良田疑惑地问：真的吗？你愿意借钱给我娘看病？陆百林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话你听说过没有？快，你快去。我回头给你送钱去。良田脸上放出光来，朝陆百林点了一下头，快步跑去了。

陆百林望着那小伙子跑远去的背影，脸上放出光来：呵呵，又让我抓住好机会了！我这一笔钱放出手，没跑的，很快就能换回邵家的两亩地，我陆家的田地总数又得往上涨，呵呵，比潘仲富少不了多少了！

良田气喘吁吁地跑到家里，见父亲头上缠一条毛巾靠在床边，直喘粗气，母亲倒在床上，看上去已奄奄一息。他怒火中烧，提着扁担就往门外冲。父亲大叫着：良田，良田你想干什么？你快回来！母亲也勉强撑起身子，用细微的声音叫着：良田，你不要去拼命，邵家就你一个独子，你犯不着那样做呵！一句话才说完，她身子撑不住，从床沿栽倒下来。

良田急忙回身把母亲抱到床上，跪在床边说：姆妈，潘仲富这狗娘养的太欺负人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跟他拼命！父亲伸手紧紧地拉住良田，儿子，潘仲富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那是谁也惹不起的呀！你跟他拼命，以后谁来管我们呵？儿子，你要有孝心，先救你姆妈，她看上去快不行了！良田呆呆地望着父亲：可是，看病要花钱，除非卖田……母亲眼神无光地看着儿子，无力地摇摇头：不能卖……卖田！我死就死了，留着那两亩祖上留下的田，还能养活后代啊……良田伤心得听不下去。他丢开扁担，无力地走出屋，坐在自家门口的石阶上，头低下去，再也抬不起来了。

这时，陆百林慢悠悠地摇着破扇子走过来。天热，他戴着破草帽的额头沁出一圈细汗，手上却稳稳地托着一个布帕包。远远看见低头闷坐的良田，他脸上便露出笑意，走到良田跟前，把手中的布帕包递过去：喂，我这里有钱，你要不要？你是不是孝子，想不想给你姆妈看病？

良田抬起头，不相信似的看着递到面前的布帕包：真的？你真肯借给我钱，给我姆妈看病？陆百林笑咪咪地说：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我说借给你，就借给你。这里是六块大洋。你拿去，给你姆妈看病去。拿去吧。良田没多想，把六块大洋接过来了。

没想到就这六块大洋，为给病重的母亲请郎中看病，邵家祖传的两亩沙滩田只能抵押给陆百林，让他轻易弄走了。那人还说，两亩沙滩田，本来也值不了六块大洋，这笔生意我是做亏了。看你们可怜兮兮的，就这样马马虎虎

算了。

更伤心的是,尽管请了郎中先生给母亲看病,号了脉,又开了方子抓了药,熬了苦苦的中药喝下去了,还是没能保住姆妈的命。这天,良田无奈地把两亩田的地契送到陆家,拖着沉重的脚步转回家,在门外就听到父亲有点粗哑的呜咽声,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他的胸口:哎呀,姆妈她……父亲抹着眼泪走出来,拦着儿子不让进:去吧,去找几个人来,把你姆妈抬去埋了吧。

良田把姆妈埋了,埋在河溪边。芦白溪就在不远处,在阳光下正哗哗地拍打着细碎的浪花。

一个穷人死了,如同死了一只野狗,如同芦白溪边一丛小草被晒干了。炎热的太阳依旧,知了仍不知疲倦地叫着。芦白溪的水依然悠悠长长,河边青草依然葱绿。白仑镇各家的人都在忙着自家的活,一些在地主家打工的短工,汗流浹背脚步蹒跚地挑着满满一担稻谷,走进午后的小巷,向地主家走去。

转眼间,邵家已一贫如洗,一无所有。两亩沙滩田抵给了陆百林,门前的大道地也被潘仲富霸占了。白仑镇的镇长是潘仲富的堂弟,他还有一个堂兄在县里当县长,一笔写不出两个潘字,能不帮着潘仲富吗?镇公所盖着红印的一张告示,醒目地贴在大道地一面墙上,上面写着几行漆黑大字,意思是:这块道地祖上就是潘家的,应归潘仲富所有,其他住户从此不得使用道地,也不得从那块道地上走过……

邵家两间小屋原先门是朝向道地开着的,现在公众的大道地成了潘仲富的私产,不让道地旁居住的人随意走过,邵家的门就不得不封起来,从后面的墙壁掏挖出一个大洞,要弓背屈膝才勉强能够进出!

潘仲富站在大道地上,朝着邵家用黄泥封起的家门哈哈大笑,大声嚷道:看到没有?敢跟我叫板,就是这种下场!这道地今后永远姓潘了!我不让你从道地上走,你就得从后面墙洞里像狗一样钻进钻出!看你服帖不服帖!

2

一贫如洗的邵家父子,只能靠给有钱人家做工活命了。

他们唯存一点希望,就是从陆百林那里赎回自家的两亩薄田。可是姓陆的太精明了,六块大洋,抵给他两亩田,要赎回去的话,让他七算八算连本带

利，竟要他们父子为他白干整整五年！父亲答应去给陆家干活，良田不愿看陆百林那张假模假样的笑脸，死活不去陆家，另找江万笙家做帮工。算来算去，父子俩没灾没祸，没病没痛，也得拼命干三年才能赎回那两亩祖传的薄田。

江家在白仑镇算是上等人家，田地不多，只有四十多亩，却另有一份殷实家产，在上海开着一家杂货栈，每年都有进账。江家亦农亦商，有粮食又有钱财，日子过得很体面，很舒坦。只有一点遗憾，江家几代单传，到江万笙这辈，只有一个独养女儿，名叫雨露，在上海一家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良田在江家做帮工，有时跟着江家人去宁波或是杭州进货，进好货再把货运到码头，等装货的船装走了，再背着一个包裹返回白仑镇。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江家干农活。江家的四十几亩田，多半的水田里种植编席子草帽的席草。江家有个编草席的作坊，在后院，常年雇着人织席子草帽。下雨天，干不了农活，良田就帮织席工做下手，或是修理农具、牛棚。良田干活从不偷懒，力气也大，干起活来像模像样，是个做农活的好把式，很快赢得江家的信任。

江万笙平常在上海经营江记杂货栈，做南北山货、杂货、木器、竹器、草席草帽的批发零售生意，很少有空闲回白仑镇。女儿小学读完，他就把她接去上海读书。这年暑假，雨露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江万笙本来打算让女儿在上海找个谋生的职业，考虑到时下政局多变，就让她暂回家乡躲避一阵。这次趁着回宁波进货，顺便就把女儿带回白仑镇了。

傍晚时分，江家小姐一身学生装束，梳着两根长长的乌黑发辫，手里提着一只方方正正的小皮箱，和父亲江万笙一起乘船回到白仑镇。

这几年在上海读书，雨露逢过年或是暑假时才回一趟白仑镇，镇上人对她有些陌生了，这次回家，说是再不走走了，人们才开始关注已长成漂亮姑娘的江家小姐，把她列入街头巷尾的闲话堆里。江小姐从小在外读书，住寄宿学校，没有娇生惯养的坏毛病，回到家也很勤快，帮母亲干家务活，洗衣服，抹桌扫地。她读师范学校，毕业后做小学教师，回到白仑镇没去求职，先找一些不识字的农家孩子，教他们认字，只为实践一下。

良田家与江家隔着两条街巷，有些远了，两家以往很少交往。不过，良田是晓得江家小姐的。很早以前，八九岁时，他曾到镇上小学校读过几天书，恰巧与雨露同一个班，坐同一桌，因家里没钱交学费，很快就辍学了，以后再没见过江家小姐。江家住宅有前后院，江家人住前院，良田他们做工的进出都在后院。雨露回家好多天了，良田跟她还没照过面呢。

一个下雨天,良田正在牛棚里修理一根被牛撞断的栏杆。雨露忽然到后院来找他了。她拿着一张断了腿的小凳子,笑吟吟地看着他:良田,良田,你快帮我修修这张小凳子吧,等下孩子们念书要坐的。

良田猝然看见江家小姐出现在自己面前,一下愣住了。她是那么美丽、纯洁,穿着洁白的短袖衫、蓝布裙,脚下一双一尘不染的白皮鞋。她双手拿着一张小凳子,嘴里说着话,像是就要走进牛棚了。良田涨红着脸,急忙说:小姐,牛棚里臭烘烘的,你不要进来,那么好看的一双白皮鞋,等下弄脏了,还是站在外面吧。

脸上有一对深酒窝,还有一双明净大眼睛的年轻姑娘,没有听从良田的劝阻,抬脚就进了牛棚,笑着对良田说:我没有闻到臭烘烘的味道,我闻到的全是青草的气味啊。

良田不敢抬头看近在咫尺的江家小姐,伸出手去,接过她手上的小凳子,说:小姐,你先回去吧,这儿蚊子太多,气味难闻,我先修你的小凳子,修好我就给你送过去,不耽误小姐给孩子们上课。江家小姐站着没动。她两眼直直地看着良田,看得他脸上一阵阵发热,脑袋低下去不敢抬起:小姐,你为什么不走,还有什么事吗?却听江家小姐说:良田,你不认得我吗?我的名字叫雨露,我们曾经是同学,还坐同一桌呢,你不记得了吗?良田只好抬起头来,脸上红红的:我记得,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我只读了几天书就不读了。再说,我现在是你家帮工,你是东家小姐……

江雨露坚决地说:良田,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同学,其他都不管它。请你叫我名字,叫我雨露,不要叫小姐。记住了吗?良田轻声应一声:好的,小姐……呃,雨露。这时,雨露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就对了。好,现在我走了,你修好了小凳子,送到前院来,好吗?我走了。

良田看着江家小姐轻盈地走去,愣了好一会,才开始修那张小板凳。凳子很快修好了。他赶紧把凳子送过前院去。

七八个高矮不一的小孩子,正坐在江家客堂间认真地念字。书是没有的,雨露在客厅墙上挂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几个方方正正的字。她手上拿着一根细竹鞭,点一个字,教孩子们念一遍。这位刚出道的年轻女教师教得很认真也很投入。拿着凳子站在客堂间门外的良田,一时忘记自己是做什么来的,也跟着小孩子们一起念起了字。听女教师念一遍,他也和孩子们一起念一遍。

雨露忽然发觉学生中多出一人,便亲切地招呼着良田:咦,是良田?良

田,你进来呀,你站在门口做什么啊?良田顿时红了脸,连忙把小凳子递上去;我来送小凳子的。

雨露伸手接小凳子,忽然又发现了什么:咦,你手上怎么流血了?良田连忙将自己的手缩在身后说,没事,刚才干活时不留神磕破一点皮。不行,雨露有点严肃地说,弄破皮,出血了,有可能感染细菌,一定要消毒。消毒?良田不解了,消什么毒啊,磕破一点皮,不碍事。雨露说,那你抬手给我看看,伤得深不深。把手给我,给我!

良田没办法,只好伸出那只粗大的手给她。伤是有的,出了血,只伤在皮上,不太要紧。嗯,雨露点点头说,还好,血好像止住了,你以后干活可要当心呵!良田就要走,要去修牛棚的栏杆了。雨露却又叫住他:等等,你站住,你跑什么啊?跟我来。她招手让良田跟着她。良田慢腾腾地走过去,看她走进一间屋,就站在门口不动了,感到浑身燥热不自在。

一会儿,雨露走出屋,手上拿着什么,对良田说:把你的手伸出来。不对,是那个受伤的手指。良田只好伸出那个受伤的手指。雨露拿起一只棉花球,在良田的那只伤手指上揩了揩。良田的手指一缩,雨露抬头看着他说,疼吗?良田说,不疼,有点凉,又有点热,擦的是什么?是烧酒吗?嗯,雨露笑笑说,你说得对,同烧酒差不多,是医用酒精。良田疑惑不解:酒精?这是做什么用的啊?雨露笑着说,酒精是我从上海带来的,用来消毒的。接着,她又在良田的伤口上撒了一点颗粒状白粉末,用一块干净的纱布把手指包好。

看着雨露几个白嫩纤细的手指灵巧地在他的伤手上翻飞,良田内心涌动着一种异样的感觉,胸口热热的,颤颤的,脸上也有些发热发烫。他怕她发觉,就把头低下去,闷声说,好了,谢谢你,小姐……呃雨露。雨露说,伤口弄好了,我给你敷了消炎药,不过,你一定要当心,不要落水弄湿了。良田嗯嗯两声,也没听清她说的要当心什么,拔腿就跑。

这天良田干完活走出江家大院时,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地都出齐了,弯弯的上弦月清静地挂在天上,看来明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干了一天活有点累,但良田心里是轻松的,是快活的。他一边走一边想,江家小姐真好,还认他这个一起读过几天书的同学,让他叫她名字雨露。雨露这个名字真好听,清晨的雨露,亮晶晶的,太阳出来,映在雨露上是七彩的,很美。雨露的心肠真好,人真漂亮,简直像天仙一样好看……这一路走来,他脑子里想的全是与江家小姐雨露有关的事。

走过街巷的拐角，良田一头撞上在潘仲富家做事的阿望。阿望比他大两岁，一张干瘦脸，两只细胳膊，矮墩墩的，是个很不起眼的角色。良田没好气地说：阿望，这么晚了，你候在这里做什么啊？

阿望拉着良田的手，嬉皮笑脸地说，哎，良田，向你打听一下，江家小姐是不是整天躲在家里没出门？你见过她没有，是不是像别人说的，真的长得很漂亮，像天仙一样？

良田挣脱阿望的手，没好气地说，你打听江家小姐做什么啊？她好好待在自己家里，碍你什么事啊？

阿望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不是我惦记江家小姐，是有人看中她了，要把这天仙美女娶回去好好享受呢。良田顿然睁大两眼，大声质问：谁？是谁啊？阿望嘿嘿一笑，扒着良田的耳朵说：我告诉你吧，那是我家潘老爷，白仑镇最有钱有势的潘仲富老爷，他想娶江家小姐回去，做他的四姨太。

良田惊跳起来，一下子把阿望掀翻在地。他气咻咻地说：阿望，你放屁！潘仲富家里已经有三个老婆了，还想再娶一个？他作死呵！哼，江家小姐哪会看上那个恶狗？你再胡说八道，当心我撕烂你的嘴！

3

无风不起浪。地主潘仲富想把江家女儿纳为四姨太的传闻，在白仑镇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了。江太太也听到了，顿时感到一颗心重重地往下沉了。她知道姓潘的是什么德性的人，是说得出做得出的狠毒角色。她怎么舍得自己的女儿落到潘仲富那老色鬼手里，那不等于把自家亲骨肉喂入狼口吗？她心急如焚，吃不安睡不宁，急忙让家里的一个伙计带信去了上海。

忙于经商的江万笙闻此消息大吃一惊。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事情紧迫，他扔下手头的生意，连夜带了一个伙计赶回白仑镇。坐在摇摇晃晃的船上，江万笙的脑子乱哄哄的，全没了主意。这事怎么处理呢？自家的独养女儿嫁给潘仲富，那是万万不能的！可也不能因此得罪潘仲富呵，毕竟白仑镇是潘仲富的天下，江家哪敢跟他对抗呵！潘仲富万一上门来提亲怎么办呢？要么把女儿带到上海暂时躲避一下？眼下上海也很混乱，人们都在传说，江北的军队快要过长江了，上海要打大仗……江万笙眼角瞄到随行的年轻伙计，突然有了主意：潘仲富想占我女儿，我先将女儿嫁出去，看你有啥办法？

伙计名叫杨守业,原是孤儿,自小被本家大伯送到江家学做生意,有好多个年头了。守业做事勤快,脑子也灵活,不管在店里,还是去外地进货、船上押货,他都很认真,诸事办得很周到,深得江万笙的器重。江万笙想,我只有一个女儿,这份家业要守住,本来就得招上门女婿,正好把守业招进江家。好在两人年龄合适,守业比雨露大两三岁,品貌端正,举止得当,雨露在上海读书,每逢周末,他就让守业去接她回来。雨露和守业经常相处,好像很合得来,有说有笑的……这样想了,江万笙心里也就渐渐踏实了。

江万笙脚步稳当地走进自家大门。江太太察看丈夫的脸色,见他一脸平静,与闲常模样一般,便想,莫非他对女儿的事拿定主意了?急忙把丈夫迎进里屋,绞了一把热毛巾递过去。江万笙一边擦脸,一边问:雨露呢?她知道这事吗?江太太轻叹一声:想瞒她也没能瞒住,昨天哭了一夜,说如果那个恶鬼不放过她的话,她宁肯去跳河……现在还躺在床上抹眼泪呢。

江万笙招招手,让太太在他旁边坐下。他低下头,对她耳语一番。江太太抬起头,有些吃惊,而后默默地点了点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我看守业这小伙子还行,就听你的吧。只是不晓得雨露愿不愿意?

江万笙叹息道:她不愿意,难道还等着潘仲富来害她?一会儿我跟她说。婚事么,恐怕得赶紧办,晚半天差半个时辰都不行呢!

这天,白仑镇的街一下子热闹起来,江家门前忽然来了一支吹吹打打的队伍,引得众人纷纷赶过来看热闹。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打听消息。原来是江家给女儿定亲,要招女婿了!

东家老板招自家伙计为女婿,在白仑镇也不是稀罕事。这种婚事办起来很简单,仪式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今天定亲,明天就是成婚的日子。叫一些人,挑着一些嫁妆担子,跟在吹鼓的队伍后面,一边鞭炮齐鸣,一边敲锣打鼓,一路上向街边人们抛撒糖果。只要在镇上绕走一大圈,从这条街这头绕到那条街,再折回来,只需一两个时辰,送亲迎亲的全套仪式就算圆满完成了。

良田正在江家后院劈柴,突然听到前院门外锣鼓敲得震天响。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绕到前院门外看个究竟。他看见江家男主人站在大院的门口,满脸带笑地对走来向他祝贺的人作揖道谢。良田有些糊涂了,江先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江家有什么喜事?同在江家做帮工的长根告诉他,雨露小姐要结婚了,招上门女婿,男人是自家店里的伙计杨守业。良田说,她不是读

完师范要当教师的吗,怎么这么快就结婚了?长根嬉笑道:我哪里知道,姑娘大了,大概熬不住了吧?你问她去呵。

江家小姐要结婚,是喜事,良田理应为她高兴,可不知为什么,他一点也不高兴不起来。他扔掉柴刀,无精打采地坐在柴垛上。他又想起前两天江家小姐雨露跟他说话给他包扎伤口的情景,就莫名地难受起来。他明白了,这一切都因潘仲富作恶,如果不是那条恶狗声言要纳江家小姐为四姨太,她不会这么快就嫁人的。江先生为女儿这样做是迫不得已。都是潘仲富这恶狗造的孽!嗨!真恨不得现在就一刀劈死那恶狗!

良田心里一阵阵恼恨,把手中的木柴当做恶狗潘仲富,一下,一下,重重地用柴刀劈下去,一直劈到天黑,劈得满身是汗,劈下来的柴火,差不多堆满了整个后院。

长根过来告诉他:东家太太说,让我们几个帮工明天一大早就过来,去挑嫁妆担子,记住,不要迟了。良田嗯了一声,拖着脚步回家了。

晚上,良田一夜没合眼。他睡不着,眼睛一闭,全是江家小姐美丽可爱的脸庞和身影。他骂自己不要脸,你想什么呢?你是什么东西?一个穷光蛋,连一分田地都没有,有丰厚家产穿白衫蓝裙白皮鞋的美丽小姐怎么可能看上你?良田越不让自己想,就越睡不着,越叫自己不要想,江家小姐那美丽动人水杉般挺拔的身材便一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黑暗中,老父亲咳嗽几声,幽幽地说了两句:儿子,睡吧,明天一大早起来,还要给江家小姐送嫁妆呢,江家人信得过你,才叫你去的。好好在江家做事,江家人待你不薄,要懂得报恩,明白吗?良田闷声嗯了一声,重重地翻了个身,床上响起一阵吱嘎的声音。老父亲又说:你也不小了,该说门亲事了。过一阵,我去给你提亲。后街李家有个养女叫水妹,你应该见过的,长得不难看,人很勤快,跟来德发老婆学裁缝,有一份手艺,将来能持家。我想同李家人说说这事,看他们会不会嫌我家穷,没有田地……父亲一直唠唠叨叨说着这事。良田听着,没吭声。父亲这么说,无非是因为江家小姐出嫁,联想着邵家也要传宗接代,续接香火,他愿说就随他说去吧。

后来,良田迷迷糊糊睡着了。睡梦中,他又梦到了雨露小姐,身穿漂亮的大红嫁衣,坐在花轿里,满脸带笑看着他……他在雨露小姐银铃般的笑声中猛然惊醒,不敢再睡了,穿上一件干净衣服就出门了。

嫁女要早,这是当地风俗。一大清早,江家门前就热闹起来。街当中,路两边,站满了帮着办事和看热闹的人。太阳刚刚升起,就听到鞭炮齐鸣,锣鼓